

これハ、行文もあしく、汗顔の至りなれど、真面目であるから、其邊は諒せられよ、

白茅第三の建白

佐田白茅誠恐誠惶、味死再拜、謹白、白茅奉朝命入朝鮮探討其狀情、謹奉貢探索紙若干、今又條上白茅之妄論、敢取進止、明治三年三月、

○朝鮮近年、大興武官、練兵制製器械、諸方作兵營、諸道畜金穀、文官則忽然不問也。嚮天朝下一新之書、文官皆曰宜以結交答之。武官皆曰結交則日本終以我爲藩屬、須排斥其書、國王採武官之說、以有不遜之文字、擯卻之。嗚呼、其擯卻之、是朝鮮辱皇國也。皇國豈可不下皇使、以問其罪乎哉、

○朝鮮知守不知攻、知我不知彼、其人深沈狡獪、固陋傲頑、覺之

既而派遣官員應酬、遂巡星霜八年、交際不結、下策却法、非妄言、

不覺激之不激、故斷然不以兵力蒞焉、則不爲我用也。况朝鮮蔑視皇國、謂文字有不遜、以與耻辱於皇國、君辱臣死、實不戴天之寇也。必不可不伐之、不伐之、則皇威不立也。非臣子也。速下皇使、舉大義、問所以辱皇國者、彼必屯蹙、踞不能降、伏謝罪、唯命是聽焉。於是皇使忽去、大兵遽入、其十大隊向江華府直攻王城、大將卒之、其一少將卒、六大隊進自慶尙全羅忠清三道、其一少將卒、四大隊進自江原京畿、其一少將卒、十大隊溯鴨綠江、自咸鏡平安黃海三道而進、遠近相待、緩急相應、角之、椅之、必不可不出、五旬而虜其國王矣。若不然、而徒下皇使、雖百往復、實下策、却法、不若征討之最速、決非浪擧也、

○朝鮮仰正朔於清國、而其實不欲事之、以其清祖興乎夷狄也。然苟仰正朔、則患難相救、義當然、故當天朝加兵之日、則遣皇使